

大历史观之维: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发展

崔 发 展 李 彤

(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摘 要:大历史观是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厘清文明发展进步系列基本问题的重要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古今中西的历史时空以明晰人类文明二维架构,立足百年变局的历史条件以强调全球文明倡议,聚焦共同进步的历史目标以深化文明进步评价标准,扩展文明创造的历史主体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运用科学深刻的历史规律以指导建立人类文明全新形态,在文明论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从以上五个方面出发,梳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如何认识”“何以定位”“何为目标”“凭谁推动”“以何指导”等系列问题的系统解答,就可揭示这一不断展开的开放式思想体系如何在新时代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注入了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如何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大历史观;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明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5-0005-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5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运用大历史观分析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1],以发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的重要作用^{[2]420}。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迈入新阶段,一种从历史厚度、时代广度、未来深度的内在联系出发,以“大历史观”为视角来把握文明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应运而生。大历史观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解答了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

大历史观是从唯物史观出发辐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世界历史观,是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之上,系统阐发的关于社会文明的基本原理与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3]这一辩证关系使得文明观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也使大历史观成为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创新发展的重要视角。梳理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相关论述可发现,在大历史观视域下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文化与文明的关系,研究习近平文化思

收稿日期:2025-05-14

作者简介:崔发展,男,哲学博士,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意蕴”(SCJJ24ZD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研究”(24BKS030)

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明观丰富发展的成果颇丰。柴文华、迟浩然从哲学视域与中国背景出发,指出“文化”与“文明”通而不同,二者重叠一体而又各有偏重,对理解中华文化、文明史,推进文化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王永友、魏明勇着眼历史长河、历史定位、历史大势、历史任务,提出只有坚持从大历史观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5]。陈红娟在论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时指出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论视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6]。黄威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论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文明观的逻辑构成,指出要从大历史观来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发展规律^[7]。截至2025年5月15日,中国知网总库以“大历史观”“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篇名的文献分别有403篇、1634篇、45篇,深刻论述了上述主题的内在逻辑、理论特质与价值意蕴等。那么,将三者统一起来看,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有何历史内涵?怎样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发展?对此,本文拟在回答大历史观何以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明论重要视角的基础之上,将其核心要义分别融合于全文论述之中,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怎样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期从历史视角出发更加深入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回答在多元文明格局中正确处理传统文明与新时代文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尽一份微薄之力。

一、历史时空广绵延:在发展坐标中抽绎人类文明二维架构,化解古今中西历史争论

恩格斯对文明的内涵与实质做了唯物主义分析,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8]97},赋予了文明以实践意蕴与社会内涵。由于实践的基本存在方式是时间与空间,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成果的文明,其产生、呈现、发展都与特定的时空有关。基于此,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历史时空之维出发,在历史发展的大时空坐标体系中进一步明晰人类文明的古今中西二维架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时空观念,强调在辨清人类文明发展时代走势的基础上化解古今中西之争。

(一) 古与今的时间延续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应对古今历史争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强调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人类社会文明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文明结构要“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9]928},揭示了人类社会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演变的规律。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0]599},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文明发展的理论自觉,强调在中华文明的古今贯通中探索文明发展的新道路。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用历史、系统的眼光看待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11]要在“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中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12]538}。从以古鉴今,到居今识古,再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13],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在大历史观视野下正确处理古今关系,建设具有永久魅力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长跨度的历史视角看待整个人类文明。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时间线索中^[13],习近平文化思想透析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将整个人类史看作连接传统、现代与未来的大历史,以系统眼光观察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不断论证新时代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二) 中与西的空间延展

中西历史争论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要面对的现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正确处理中

国与西方的关系,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文明是社会进步标志的观点。恩格斯认为,在文明时代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14]193}。这就是将文明看作“标志、体现、概括人类社会进步的性质、状况和程度的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3]。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出要辩证看待反映社会进步性质的文明成果。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从中国看世界”作为实然性要求,强调在推动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基础上正确看待文明成果。“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8]182},正是二者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对此,应明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一概否定,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15]236},发挥其在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独特价值,筑牢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与文化之基。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从世界看中国”作为应然性要求,助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的发展需要“世界的文学”,需要“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16]，“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2]18},拓展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三)世界历史维度的彰显

习近平文化思想认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历史性、世界性维度彰显,是“古”“今”“中”“西”互动的内在逻辑使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历史辩证法原则。“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14]270},而是在矛盾运动的推动下持续发展。人类文明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7]10-13},遵循着历史辩证的法则。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中,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推动文明进步的历史必然,坚持发展了历史辩证法原则。一方面,明晰“两个大局”的历史定位,准确把握新时代文明建设的古今中外各要素。马克思指出,“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8]680}。我们要从“两个大局”这一最现实的背景入手,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出发^{[18]68},正确看待古今中西各方面要素。另一方面,推进“两个结合”这一历史策略,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熔铸新成果。当前,“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13]。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两个结合”作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方法,揭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创新指向,坚持历史辩证法原则,在“两个结合”中不断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二、历史条件宽视野:在百年变局中明晰人类社会发展方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4]15}马克思主义文明论将文明视为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有机整体,要求在历史和现实的内在互动中把握文明的本质与发展。从历史条件之维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历史进程与历史条件的观念,在百年变局中明晰人类社会的发展方位,在把握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大势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一)国际局势的整体把握

在百年变局中明晰文明的冲突变化,这是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前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分析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9]232}这一“历史范围”必然包括各国历史文明。在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这一观点,洞察了全球文明建设的国际局势,正确看待文明间的摩擦与冲突,提出了全球文明

倡议。一方面,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在洞悉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回应国际社会文化关切中破解人类文明赤字,体现了国际担当与世界价值。“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10]658},这些材料经过了独立的发展道路,因而不能用抽象的推理来把握文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以客观理性的视角看待文明冲突,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文明关切,认识到“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20]395}。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吸收世界文学智慧精华中拓展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体现了重大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针对国内存在的价值多元、网络交锋以及国际上存在的思想围堵与文化抹黑,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1],指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才是世界文明发展之道。

(二) 西方文明的清晰定位

在百年变局中明晰西方治理失灵困境,这是改良人类文明秩序的迫切需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文明是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志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观点。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是建立在阶级剥削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发展阶段,指出“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14]195}。这就是将资本主义文明看作“建立在劳动奴役制基础上的人类文明对抗性的最高形式”^[22]。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领域,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这一观点,将全球文明倡议作为对待西方文明的科学指南。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阐释了西方文明的话语特征,强调构建多元互鉴的文明体系。“野蛮的征服者……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23]686}。西方资本文明形态的演变没有表现出文明改造的迹象,体现了“二元对立”线性思维的霸权话语^[24]。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驳斥了西方文明对抗、压迫的一贯立场,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构建以“四个共同倡导”等为核心要义的全球文明体系。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批判了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论”。西方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但不是普世文明”^{[25]74}。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26]469-470}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凭借其开放性特质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指导中华民族开创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观。

(三) 国内条件的深刻把握

明晰文明发展的主要内部矛盾,担当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责任,这是推进全球文明倡议、改良人类文明秩序的重要体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社会矛盾与文明发展之辩证关系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矛盾是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动力。恩格斯认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27]244}。在新时代文明建设事业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这一观点,抓住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在全球文明倡议的指导下推动文明传承创新。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与主要矛盾。文明时代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14]197}。当前,我国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15]256},最大实际是发展底子薄、不平衡。对此,要将全球文明倡议作为化解内部矛盾的科学指南,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发展。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依据国内形势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15]78},我们应关注意识形态动向,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不断推出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化精品。

三、历史目标精定位：在洞悉大势中弘扬全体人类共同价值，贡献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文明论将世界历史发展看作“过程的集合体”^{[14]764}，将文明发展的不同目标看作其重要因素，主张从目标定位出发来阐释文明史的演绎过程。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当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历史目标的观念，基于历史长周期的比较分析，在洞悉大势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历史目标，明晰人类文明发展形势，贡献助力世界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

（一）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实践诉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洞悉大势的基础上明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逻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8]367}，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今后一个长时期”的重要工作^{[29]3}。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这一观点，重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26]10}。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资源支撑。“开放是两个内容，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29]224}在这里，对内开放表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比如，“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26]470}，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资源。另一方面，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列宁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30]348}“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公共性的人类共同价值观超越独断论的人类共同价值观”^[31]，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实践要求。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和平公正的价值支撑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洞悉全球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意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了这一理念，从世界人民立场出发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构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文明价值观。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解决全球文明问题的价值基础。对其他民族的偏见与对自己民族的优越感都是极端有害的。而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从全人类视角出发^[32]，有助于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标识。人的本质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501}，世界范围内的劳动人民则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本质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述了世界人民共促文明事业发展的精神标识，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2]543}，向世界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处事之道的哲学智慧与宽阔格局。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助力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作为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民族文明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随着文明交流不断加深，民族文明最终会走向融合。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这一观点，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实践，为文明交融发展贡献力量。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民族的精神产品是“公共的财产”^{[23]3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产品,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人民,使之转化为人民普遍认同并积极践行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价值观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文化文明的理解与传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引导人民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弘扬正气、凝魂聚力、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四、历史主体大扩展: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凸显人民主体地位,促进人类命运休戚与共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将现实的人作为文明创造与发展的出发点,指出人民群众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主体力量。从历史主体之维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人民主体的观念,基于“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凸显其创造主体、价值主体与享受主体,实现了对“现实的个人”的超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优势、不断扩展人民主体性、促进人类命运休戚与共。

(一)人民是推动文明创新的创造主体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人民是推动文明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为文明交流互鉴构建开放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文明创造的主体力量是劳动人民的观点,回答了新时代文明建设“依靠谁”的问题。人民是推动文明发展与交流的主体。换言之,“人民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创新人类文明的主体”^[33]。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这一观点,强调文明建设应依靠人民,推动文化主体、话语构建同人民主体的逻辑融通。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主体性与人民主体立场的逻辑融通,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造。“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13]从主体视角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基础与力量源泉,二者在理论逻辑上融通又在价值立场上契合,共同推动彰显中国特色的文明创造。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话语体系与人民主体立场的逻辑融通,推动展现群众话语的文明创造。话语体系蕴含一个国家独特的文明理念,在观念多变与立场多元的复杂情境中更应坚定话语体系构建的人民主体立场,以群众性话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二)人民是文明建设事业的价值主体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文明发展的根本遵循,在坚守和平发展道路中为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无产阶级是“现代文明支柱”的观点,回答了新时代文明建设“为了谁”的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实际上表明,它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34]96},“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35]112},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坚持人民立场的价值导向。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发展了这一立场,强调新时代文明发展应为了人民,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价值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36]223},“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36]99}。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为了人民,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走入人民生活、深入人民群众中去。我们要真正深入人民群众,“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36]107}。要坚持付诸实际行动,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淀丰富的人民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聚焦人民需求、体现人民心声。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36]105}。只有体现人民心声、反映时代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才能

影响深远、富有生机。

(三)人民是文明发展成果的享受主体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文明发展的战略走向,推动世界共享文明发展成果,构建惠及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文明进步表现为人民素质提高的观点,回答了新时代文明建设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社会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发展,又包括政治、文化等的发展。但不管何种发展,最后都归结为人的发展”^{[37]165-166}。因为,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38]90}。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领域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这一观点,强调为人民创造切实的文明成果与利益,不断提高其能力与素质。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经济社会中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协调发展能够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应充分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使其能更好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创造由人民共享的文化文明成果作为根本途径。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创造主体、价值主体,还是文明成果的享受主体。对此,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39]314},让人民群众不同方面的文化文明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五、历史规律巧运用:在廓清迷雾中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共谋人类文明全新形态

“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0]43}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人类文明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进程,这一规律存在于世界历史现象之中。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历史规律的观念,在廓清世界文明发展迷雾中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实现了对“内在一般规律”的超越,在确立未来文明态势的基础上巧妙运用历史规律,共谋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对发展道路的辩证看待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明发展的内在矛盾中把握文明发展道路,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近代雇佣劳动制文明阶段的特征及其内在矛盾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既肯定了雇佣劳动制在文明进步中发挥的作用,又证明了其在人类历史中的暂时性。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是不起作用的。”^{[41]1515}因此,我们对雇佣劳动制的分析实质上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研究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意义。在新时代文明建设领域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这一观点,强调在借鉴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同时超越具有自身局限性的西方文明观。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将文明发展的历史与成果放在客观事实中全面审视。“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1]在其指引下,我们能明确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片面摘取西方文明发展的事实,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文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开放包容,正确对待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对人类文明成果采取开放的态度,在历史考察中正确处理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关系。

(二)对科学方法的巧妙运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用历史辩证法把握文明发展趋势,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人类文明进程一般规律总是体现在其具体实践之中的观点。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起源时指出,由于人口、历史、

地理因素不同,“历史必然性”不适用于俄国,农村公社依然存在^{[42]183}。这表明,世界各地区和民族文化进程的特殊规律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具体的文明道路^[43],将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才是把握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这一观点,强调以历史辩证法把握世界文明发展趋势。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忽视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当前,历史虚无主义者妄图否定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巩固”的规律性认识,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36]14},抓住了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必然性因素。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在文明建设中不能忽视寓于必然性中的历史偶然性。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多重风险提高了偶然性事件的发生率与影响力。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以底线思维防范文明发展风险,要坚决防范和抑制“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12]358},筑牢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底线。

(三)对评价标准的正确认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从人民精神传统和社会形态发展出发评价文明发展程度,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文明评价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观点。要注意从现实合理性与历史合理性的辩证关系中去评价人类文明的发展^[44]。因此,文明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27]223},这个理由就是对现实的人及社会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这一观点,在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传承与人类社会形态的变革中评价文明形态发展的意义。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从爱国主义的精神根源出发评价文明进步程度。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45]。中华文明最深厚的价值追求就是渗透在人民血脉中的爱国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也成为从人民精神出发,评价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准之一。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从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化程度出发评价文明进步程度。全球化“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46]477},是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等发展的必然结果,会带来世界文明的交融与繁荣。对此,世界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交流互鉴的广度与深度也成为评价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准。

任何一种思想的创新发展都建立在系统化、层次化的理论体系之上,这种理论体系有总体性框架的搭建,有历史性视野的支持,有指引性目标的定位,有奠基性力量的明确,还有具体化方法的支撑。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论的创新发展,主要着眼古今中西的总体历史框架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贯穿凸显,聚焦中国与世界的大历史视野对整个理论体系科学性、整体性的有力支持,注重反映人类诉求的共同价值对整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引,关注推动文化创造发展的人民力量对整个理论体系的根本奠基,看重融合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历史规律对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撑。总之,习近平文化观既是从大历史观的视域出发对世界文明演进的深刻理论反思,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科学理论创新,同时还是在实践基础上指引我们理解不同文明、深化人文交流、推进兼收并蓄的先进理论方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 王伟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J].哲学研究,2025(1):18-32,170-171.
- [4] 柴文华,迟浩然.哲学视域和中国背景:“文化”“文明”及其关系辨析[J].理论探讨,2025(3):130-136.
- [5] 王永友,魏明勇.坚持用大历史观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J].思想战线,2025(1):14-23.
- [6] 陈红娟.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J].浙江学刊,2024(2):14-23.
- [7] 黄威.习近平文化思想文明观的逻辑构成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4(9):34-40.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习近平.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N].人民日报,2013-01-02(1).
- [1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16]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9] 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0]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2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2] 邱园园,庞立生.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叙事逻辑、批判要义与实践价值[J].理论月刊,2024(2):18-27.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4] 崔延强,张子扬.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阐释[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4-26.
- [25] 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M].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0]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1] 沈湘平.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视角[J].哲学研究,2022(4):5-14,128.
-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N].人民日报,2023-06-29(12).
- [33] 李龙强.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世界语境与创新发展[J].河南大学学报,2024(5):1-7,152.
- [34] 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35] 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6]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37]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40]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41]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2] 李艳艳.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3] 李艳艳.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基本范畴论析[J].理论月刊,2017(10):10-14.

- [44] 向德平,田北海.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评价观的创新[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135-139.
- [45]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9-05-01(2).
- [4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The Dimension of the Grand Historical View: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and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Civilization

Cui Fazhan Li To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5000, China)

Abstract: The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stitutes a critical analytical dimension for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and for elucidating a series of foundation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Rooted i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tinuum of both antiquity and modernity, as well as the dialectic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articulates a dual-structured framework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foregrounds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in response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unprecedented global transformations, emphasizes the pursuit of shared progress as a historical goal to refine evaluative criteria for civilizational advancement, expands the historical agency of civilizational creation to enhance inter-civilizational dialogue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employs scientifically grounded historical laws to inform the construction of a novel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se dimensions collectively represent an innovativ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ivilizational thought.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the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amining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across five fundamental dimensions—namely,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how to underst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 (“how to position”), developmental objectives (“what is the goal”), driving forces (“who are the agents”), and guiding principles (“what provides direction”)—offers a systematic interpretive framework for its contributions to civilization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In doing so, it reveals how this evolving and open-ended system of thought invigorates 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contributes Chines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theoretical insights to the global discourse on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grand historical view;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Marxist theory of civil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左福生]